

丹淵集

二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九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 建先

畫厨雜詠

宋 復古 度支晚川晴雪

霽色變雲林 寒光混煙水 遙山定何處 渺漭纔可指

早秋山水硯屏

晚靄隔遠岫 秋容入平林 方素僅盈尺 品谷能許深

冠君玉郎中大蟬

蟬性取難圖 生意在蜚蛭 伊人得之妙 郭索不能已

小蟬

骨甲與支節 解絡充精研 手足雖爾多 能使如一錢

黃筌鵲雛

短羽已褫褫 弱脰方岌岌 母也向何處 開口猶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 一枅立紋羽 欲品精妙人 君當二三數

毛老鬪牛

牛牛爾何爭 於此輒鬪怒 長鞭開兒童 大炬走翁姬 蒼樓八九子 駭立各四顧 何時解角歸茅舍 江村暮

鄧隱老木寒牛

蒼崖稜層草 芊綿巨木 牛死生枯 釜羸牛日晚已 噍草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 營丘墨路縱橫多 自出交柯揮霍裴 曼飭亂蔓淋漓張曉筆

易元吉抱櫟猱

老櫟抱擁腫 金猱立鬚鬢 當年隴山道 似此見

危層

引子璋

蒼璋引黃麕雙耳誰驚立高原想新霽町疇見行迹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疎葦雨中老亂荷霜外厠多情惟白鳥常此伴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一士之意在筆外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彼龍胡爲被天謫不肯爲天行雨澤天敕雷公恣搜索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蒲空若曳帛電風電火相卷射雷張兩翅但拍拍首尾挽之足雙磔龍力與雷固不敵雷轉威怒龍褫魄須臾定見肝胃拆萬力千氣凡幾畫斯人斯品入神格

范寬雪中孤峯

大雪灑天表孤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巔岵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水渺渺方入暝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爾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和氣

秋山

孤峰露蒼骨疎木聳堅幹高堂挂虎壁爽氣來不斷

梁信揭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邃三郎當殿坐左右擁佳麗攬逾近香案蹲獸吐碧穗寶几承畫控纈紛交綵袂花奴卷雙袖俛立前奏技君王顧之咲軒廡動和氣誰謂一尺素寫遍天上意聽者定何如觀之猶解穢

明皇嘗言花奴揭鼓可解琴穢

蒲生鍾馗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滿墟墓叢棘亂礪
翳野霧古社禿剝倒枯樹下有三鬼相嘯聚
初行誰家作疰忤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
脹臍肚呼巫召覲使呪詛翕驚嫗忙設賽具茅
盤草舡置五路飯孟炙串狼籍布相共收歛各
執去方此危坐歎且哺忽爾相視生畏怖有神
傑然駕巨牯前訶後擁役二豎此神噉鬼充旦
暮其腹尚餒色躁怒鬼遙見之悉失措竄匿不
暇相告論酒傾肉落雜穢汗魄魄飛蕩身偃仆
一入木底只四據一尚把盞愕目顧一自隱蔽
振眦覲神用氣攝縛束固前死入吻無十步計
之嚼嚙或味飮蒲生胡爲適爾遇盡之蒲卷無
一誤筆墨醜怪實可懼持以贈余子何故搖手
不取一錢賂他日乞詩者尤屢試爲言之寫其
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煙濃盤不起欲折長條

寄遠行想到君邊已憔悴

丹淵集卷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并狀

同前在草土伏聞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

勝處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

詞業以干仕進

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第尋得

召試擢真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地

俾得榮祿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

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

同也何人草茅之姿螻蟻之命叨被

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

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

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爲

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羸病初

起復不能奔走匍匐執役斥土荷鍤

負舂以先徒衆謹齋戒撰成

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非所

以盡五內屠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

蟲鳥獸悲唸哀靡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朝廷周禮樂庠序漢

文章殊俗皆歸往蒸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

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

天疎屢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

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赦

讒諛塵世留徽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笑驗難

問鬼吏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媚風帛膚藻煥
星鈎天極推神層兵防演秘謀飈流今已矣長
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咨丞弼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過
焦勞歸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
擁墮髯號

右五

神鼎猶烘藥夷槃已實冰留恩均器服下詔約
山陵影殿虛綸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拍城下空
有暮雲疑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躔逐
登仙遺澤流天下重光照極前幾時來甲觀更
待一千年

右七

被袞纔憑几躋堦忽受同哀文鋪帝業謚冊講

仁功竭蹶超群后號咷動兩宮銘旌來輦浴萬
里卷悲風

右八

帷褰離三殿簫笳接兩都堯殂如考妣禹葬省
人徒豈金遊韶石應同去鼎湖愁聞下竹使海
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祀國時飲池無善效賴水有
遺辭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浴長
瀉鳳臺悲

右十

正肅吳公挽詩

育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
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
墳掩寒煙

右一

鼎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
長存風旄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

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爲天所祐沒與佛
相親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
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咨撫範圍門墓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
名經素節標家牒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
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
瀛洲有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
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
相從遠寺携碁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

冢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
力強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
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
如公恩澤非微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
滿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
嗟咨自此傾宸眷方將正宰司胡爲便淪謝天
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
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
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爲
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計聞何時高冢上永
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勳挽詩三首

司勳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爲
開封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輅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
潼關解肉川涂瘦顛毛案牘斑音容今遂已清
血爲公浩

右一

候騎排弓箠牙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柩已
云歸闕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
爲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閱傳謝家兒妖盛穆宅弟
兄賢展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

爲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勳弟也自省判爲廣西
轉運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
難量始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
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聞西計危腸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魄遂
三號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
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宦途聊邂逅賓館重
留連正喜謀黃峒俄驚葵園田無由執行緇徒
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詞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
移丹謝氏胡床在羊公羽扇收光華歸令子何
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嶠臺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
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丹淵集卷二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雜著

黃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窮崇
擴遠幽么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
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說滂洋滉漭而初若有
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遷就往往於端末亦自整
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
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
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卦更直日事
候一歲風雨寒溫以効其裁休獨以坎離震兌
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彊
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奈何故
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

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完合京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始出入無一訁謬如璣之聚斗如輻之擁轂循睨僂指不失倫類復撰明閏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沒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爲道其大氏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皦然若粉墨界畫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其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圓滿幅行楷相密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已之治蜀求宜于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慎端潔與人恭順爲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爲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

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于任天下之事豈有內外大小之異耶其誠固以一矣某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第三子自幼以孝友聞于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盡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標爲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爲歲時霜露之思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妄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某遂借去展玩累日乃曰昔袁象懷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開畫扇而追悼持遺劒而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燦然終身常在乎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因問魯肅簡公向時爲縣之遺蹟有言演覺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凜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

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浥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初仁宗爲皇太子公自秘書丞以右正言召改戶部員外郎爲諭德仁宗既卽位公遂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下故被選爲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謂用人蓋無誰可踰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噫誠忠厚惇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嘗欲合兩心以爲一交內于腹中一日趨所利僅爭頃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旣得乃反面不復相誰何很驚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迕置死地嘗試呂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袞袞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令完綴緘鐫之勿妄示人會進士李宏隨計入京可吟委之裝背襌軸俾稱其事宏歸携以

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也無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中居灋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老謬者具言所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而暴戾務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迺天禍完皮革呂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今悽楚慘惻不可得而苟脫矣呂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後猓圖贊

白後猓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

之筆郡有畫工善模搭今試使爲此謾
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
常畫人之所能及此雖不逮前人而典
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至陽之精動
而爲物豪健趨猛力不可屈伊惟後猗
質狀伋伋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其
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鬣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
鉞蛟捎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嚙骨腓胃鬱攢
不敢前猝忽時驚奔天出地沒有皓然者來何
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憂竊發
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
高堂氣象齒萃每至昏夜鬼神窳窳瞥然觀之
寒聳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爲之贊云大愧
屏訥

覺濟大師眞贊

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
繼舒者以其年某月某日歿于其室其

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
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旣已又繪其
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于常所與往來
者文同爲眞贊同爲贊之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三摩地自領
秘囑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
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
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
寵服恩名取昇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執窮
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燼
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儀形則然不知
者神

恠石銘

并序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爲二蜀之
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
質狀恠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苑囿
所蓄者皆寧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相
旣面縛是物亦散落民間余在成都往

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璘許來者一
一皆具款勒此非耳而其完厚瓌說上
下可愛雖到茂灌牛奇章號爲好事諒
亦未嘗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羣
進士試於此日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
足乃爲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礫硤一抱欽峯九尺怒蜃
驤首狂龍轉脊擎空將齮墜地欲圻神乳溜腹
老苔漬額堅包勁臂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
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怪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澁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
其醜爲號州刺史號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
患民甚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
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材
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
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哉杞也士大夫立朝
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

常有所因于入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
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已所願求
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
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
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
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
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父負于海內之望
者旣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
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宣靈謀崇固萬世大
業而共饗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
獨以豬爲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
國章貽主禍類替壞爛顛覆狼藉如此豈上天
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
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
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
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狠躁穢饒類
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
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恠矣

李允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該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爲僚友之嚮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常在焉慶曆中魚周詢爲御史中丞好善樂義賞拔賢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其著風力事畧細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啓人不知其外迹會廣言路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彊且不避屢詆重戚調辱於要位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于今在耳旣膺延閣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旰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還政就第其有斷積訟止暴役活冤命辨鬻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以壽而沒世亦鮮儷易名之典禮具于國謹按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名非訐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今差某官資香菓醪饌攝行清醮于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一日敕書致祭者皇帝因星文謫見肆赦天下蓋慮方宇之內物有不得其所而冤憤上激以成茲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以至避正殿撤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如此之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內神靈之所宅皆俾虔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以召休應帝君昔嘗顯章威靈偃禦元惡棲真秘奧光景如在其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愿懷妖萃祉保衛方國某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丹淵集卷二十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絀于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解狹濇不能究度至詆忌敵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喬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宣靈謀混淪焉行于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菑摧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比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肇探於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爲天奧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

依跬息大道君王帝諸真懇請恭受反復難逃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肯付畀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記從何劫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鐫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壽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闢人鬼使異行植幢嶧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蔽至黃唐文缺重瑒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頗剝爛幾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峻命侍臣趙公朴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宜順賜潤孔時川隰生林蠶饒穀登體腹溫飫蓄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爲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矣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具前躬舉秘符解鈐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廼相玉局衍基潔爲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峭地深宵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

所一昔暴澤涌發漂硯下礪出道平夷遂可筏
行既至正晝喬雲叢飛滂然下覆天光明麗景
氣晏悅瞻謁高真颺若來况都人觀繞驚歎喜
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亭有撫燾心
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矩尺鵲爲觚榦恭
肖神畫鏡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
維永末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
幸焉觀觀常爲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
無氓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
撰辭以獻復類而爲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
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橫無端崖滉漭
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鉉決分飄青墮黃
布照大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獲于元皇自然
秘文盤葩屈芒支交歧聯蛇紆結張皇執焉嘻
練于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輝燭
焜煌大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騁
詣皇咨觀祈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
金扇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却墜流

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穉肆狂虎冠道師得焉
其詳植石摹形大嶧之傍陰怪震驚掃滅伏藏
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
之君堯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
齧暴响厄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孺腹果
衍糧境珍荏蒲獄朽析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
願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爲天下以滂公聞
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直文
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陰西南被賴
無央公喜趨爲日不服違牙譙西隅王宇是望
高宮翼如綵枅繪梁覆幢其間岬然百常先時
堪輿與公効祥水勝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
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今峴碑
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模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誣恭甫爲
余言近季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
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

西下過小峽有山嵒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
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
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
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
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
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
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
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歛穫於
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
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
弛檐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
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
以故獨不濡口晚又俾婦致饌既至其所得僧
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
詭譎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
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孳童牧叟常慣見不以
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
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冠乃取畫圖示予余

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
允元奏綿各縣羊嶺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
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
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
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
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時常與
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
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潤
壑巒嶺豁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
之彥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
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
在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
時號爲高貲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
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
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
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